

散文 第三名 楊智傑

個人簡介：東海大學美術學系進修學士班六年級

喜歡在半夜的超商寫作。

得過鍾肇政、後山等數個文學獎。

〈一小片鈦金屬風景〉

自有記憶以來，奶奶的左手便有一條河流，河流上有隆起的紫青色山坡、下陷的盆地。有時小塊小塊的沙布貼在上頭，雲一樣。

我是很後來才知道的。那條河是人造的，山是，盆地是，奶奶也是。

兒時的好多個晚上，我抓著她的手，將冰糖似的耳朵化在那座河裏，河發出很大的聲響；奶奶笑著說，因為她還沒死。

烙印在腦海的是那樣的畫面；我睡到近午，穿過昏暗的樓梯與自己，試著在那一階階冰涼的下陷中緩緩長出體溫、意識和記憶的收容所。光線沿著晃動的邊線描摹，她面部沉灰而篤定，彷彿一個無畏的寒冬。

奶奶拖著地穿過我，簡潔地說了聲：「飯抵餐桌上。」這句話總能讓我安心，她安靜且毫無趣味的語氣，像是，這世界會永遠這麼下去；餐桌會，飯會，她也會。

接著，我躺進有著舊皮革氣味的沙發，打開大型黑色電視，在二十多台的卡通頻道切換著。她在鏡子前穿上深花色薄衫，食指拇指小心地握著口紅，在嘴唇上畫了一圈又一圈鮮紅的顏色；體體面面地出門，禮貌而守信。是個薄臉皮的傢伙。

拉上紗門，她喊了聲：「菜愛涼了」，便隱沒在烈日的白洞裏。

這是我碎片舊日裏佇立的她，從沒變過。

：「也毋知影什麼原因，民國八十二年之時陣，著突然這樣了，前世欠債吧。」

她的「突然這樣」指的是河流的源頭，生命的初始。指的是山脈隆起、下陷，幾近精神之力的能量；指的是腎臟病。指的是失眠，無尿，水腫，疲倦，失業，和那骨骼外包起的層層人工血管、瘀青、縫線上黑黑的惡意。

彷彿一種駐紮在手上的巨大風景，綺麗而充滿潛能。有時候我會覺得，她真的住在裏面，一輩子。

因著失眠的關係，奶奶幾乎沒有真正睡著過，總在深夜的和室裏翻來覆去，偶爾咳嗽幾聲，便開始自言自語。有時遠遠傳來語句之間掉落的嗚咽，使深夜的

空氣特別疼痛而決絕。

但她總能活下去。

第二天仍七點下床，捲起她薄薄的草蓆，拉開窗簾，走出那黑牢似的和室；耐心地刷牙、洗衣、拖地、買菜。接著便握緊欄杆，用那雙瘦得見骨的腿一階一階地往上爬，一切充滿喜悅和意義。

十點至十一點，在不斷沖刷漂失的生命中，一個短暫的，自岸上斷裂飄盪的細小樹枝，因濕而轉黑的皺褶，成為她唯一感受不到失衡的時刻。藤木製的矮椅被身體的重力壓得微微陷落，奶奶雙手合十，虔誠地默默微語。

她祈求兒子的事業，孫子的健康，祈求自己那雙臃腫半殘的手腳還能使用，還能被自己過分真誠的責任感利用。

有時她會要求我感謝。

：「謝謝觀世音菩薩。」

我永遠記得她當時的臉，宛如健康的少年，仍受青春趨力奔向光線的來源，層層注解後最終的本質。她笑得像孩子。

我從未感覺自己如此衰老過。

但奶奶要的遠遠不止這些。

多年後，又皺又黑的小樹枝已無法滿足她，越來越腫的手，佈滿黑紫的坑疤，像炸過的煙硝，河無比小心地流；那是最誠懇的安靜。

那時她每日六點多便起床爬山，我曾多次被她叫醒同行，大約十次會成功一次。一年年地覆疊，地層那樣的堅實、敏銳；十分之一終究也成了一，成了二，成了無法清算的時光。

那是渺小的碎片組成的山河，濺起的銀花打在黑石上；象徵死亡，象徵巨大後注定地衰敗；而我們繼續珍惜地捻起碎片，愜信地堆著，那對風來說玩笑一般的遊戲。

我記得走在前面的她(總是如此)，脊椎輕微的凹曲(這是在後頭屏氣凝神地注視很久，才會露出的破綻)，燙過頭髮一天後，與時間交纏出的怪奇髮型；一隻手握著隨地撿來的樹枝，喀、喀、喀地走著。

我想起在電視上看過的苦行僧。每一步皆是對病苦本質的尖銳神情，看向那更高、更遠，不知明亮與否的山峰。

忘了是奶奶開始爬山的第幾年，爺爺死了。

喪禮矮小而溫馨，全虧葬儀社工作的二伯苦心安排，風格趨向不經意地華麗，雅致而藏匿俗氣。譬如絕口不提爺爺的死因，是安詳地睡去不是噎死；譬如讚頌他的勤儉良善，但沒說不是對所有人。

譬如他交友廣闊，絕不是自私且頑固的丈夫，寂寞的爺爺。

奶奶當時的眼瞳黯淡無光，彷彿對愛恨無力的堅定。

之後的不久，她便時常騎車往山上跑，下墜前的抓力那樣，在時間之壁上烙下一片片爪痕；鮮甜且黑豔。她總是傍晚回來，神情明澈地向我又一次地述說此事。

：「大坑之師尊法力無月，彼個土方彼麼偏僻我怎麼會走，冥冥中有注定。」

：「師尊講是妳爺爺扭我去之，伊有看到。」

說著說著她便流下淚水，指節雖然很快地推起眼鏡，仍在鏡片上閃電般地剔出水痕。

往後的十多年，奶奶每日早晚會靜默地閉眼合十，唸著一些我聽不清的音節，或是突然大笑、泛淚。她說師尊都在，都聽的到。

她說師尊為了建廟而流浪籌措資金，發大願，爬了好多年的山路才選定那裏；師尊便是濟公的乩童，他讓人問事，予人施法治病；目測約五十來歲，陵線堅毅的臉骨和鼻樑，黑瘦的身形披著過大的灰袍，彷彿細小粗糙的樹枝，透出黝黑的思想支架。

奶奶拼命地攬緊那根黑瘦的樹枝，當殘酷的洪流襲來，那便是光，便是命。她閃耀的信仰逐步照亮整個家，甚至是手上那慘不忍睹的尖峰，淤了又通的鈦金屬小河。

那是很後來的事了。她賣掉房子，替兒子還錢。她捐了百萬鉅款給山上的師尊。她的活力凹陷得越來越明目張膽。

當時我已在外地讀書，奶奶一人獨居。她兒子替她租了間紅磚老公寓，一條小河似的水溝在一旁碎動，偶有腐臭味。

休學後，我與她又生活在一起了。小小的兩房公寓，房與房間緊貼的白牆，將我們隔出好堅韌的時差。

她已經很難做菜了。六人份的大同電鍋便搞定一切，因著牙齒退化，軟爛的地瓜葉和雞蛋成了每日的固定菜單，很多時候她無法曬衣服；她站不住。歪歪扭扭地抓著鏽鋁的登山拐杖（這是她虛弱的堅持，千萬不要亂花錢），坐計程車來

回醫院；在失眠的深夜喃喃自語地笑著；我想，對濟公精準而老派的信仰，替她校對了時間的虛無性。

那樣的共病生活仍在身體裏純潔地落寞著，像當時樓下那條薄薄的小溪，在路燈的罩染下暗暗金碧輝煌，試圖掩埋一旁尖銳的屍臭味；曝曬多日的黑鼠屍體。

奶奶左手的地貌越發美麗，色澤豐富，我握著她的手腕，身體跟著流進耳裏的血管聲謹慎地震動著，直到節律滲入骨髓，到達時間吝嗇的間隙裏。

那座山河成了我難以跨越的異景，她的信仰與愛，和那破損的控制慾，都頑強地阻絕了一切的視線。

最後的那些日子她基本都關在家裏，走路已相當吃力，洗澡必須坐在椅子上；放棄了每餐自己煮的原則，開始偶叫外食。除了醫院，她便是在看電視，什麼都看；例如民視、三立八點檔，綜藝大集合，動物星球，大愛。

而我也患上精神疾病，將自己關在房裏，不願外出見人。在床上的日子小船一樣地載浮載沉，好點的時候走到客廳吃飯，低著頭默默扒食，腦海一片虛無。奶奶仍一再重複著師尊法力無邊、對自己的救贖，並每天每地覆誦天堂的光景。

：「毋愛看我現抵這樣，師尊講我死後會足姝，阿媽死去毋愛難過，我是愛去日上享福之。」

這些年她不斷的捐錢給山上的寺廟，每天打電話給師尊問事，甚至是她兒子、孫子的事。她說她很想再去山上拜拜，但那雙細如乾柴的腿已不聽使喚，彷彿任何細微的摩擦都會使之燃燒脆裂。她必須由社工攙扶放置在輪椅上，推著出去，再推回來。

她時常住院，開刀通血管或其它併發症，當時的我望著那張空蕩蕩的草蓆床墊，竟充盈負罪與解脫，甚至希望她晚幾天回來。

只因病人是無法體貼對方的，束緊的日常和怨懟佔滿了我與奶奶最後的時光；我們極少見面，我在房內用耳窩傾聽著她一天的生活，咳嗽、電話、電視，未曾停止的喃喃自語，差點跌倒的驚嚇聲，無法下床的痛苦呻吟。

某些夜晚，她會在房裏啜泣。一些流出來得淚滴遇到空氣後，彷彿結成冰晶，入耳，刨刺我心的痂口。

打開房門，奶奶昏恍的身形與黑夜延綿成無聲的空間，我踩著破碎的音聲和光，慎重前進。我看見她的手摀著雙眼，身體一懨一懨的震動；我問她怎麼了，她說沒事。我說，到底怎麼了，她說真的沒事。

我只好抱著她。說，有事再叫我。那是我最後一次抱她，幾天後我出了趟遠門，三天，再回來時，她又住院了。

我便想起入院前那幾週。她不再打給山上的師尊，不再禱告，一問才知道她眾兒子們終於受不了，禁止她再捐任何款項。

她不再提師尊了。我不知道是沒捐錢臉皮薄的緣故，還是山的那頭主動斷聯的，她不再提了。

那枝枯黑瘦木終究也是不敵時間水流噴濺的惡意，真實無比的藍色花火。

如同起床後奶奶逆光的慵懶黑影，如同那句：「飯抵餐桌上。」我永遠記得那個周一傍晚，雲像紗布一塊塊地貼在火紅天空，深紫色的夜自遠方獸爪般襲來；有些事，就要藏不住了。

護士拉上簾子敬意地向我點了個頭，示意給我空間。她泛黃的臉嚴重凹陷，牙齒整排的炸開來，過程並不安寧。我親了她冰涼的額頭，想起她左手上那座堅強的瘡山落谷與河流。我用耳朵輕輕貼在她的手上，小時候那樣。

什麼聲音都沒有。

=====

評語

劉梓潔老師：

以猶如粉彩般的淡筆，一層一層畫出祖母的生命風景。先呈現老病之荒蕪，再觸探信仰之無可名狀。作者發揮冷靜節制的文字功力，段落連結有如翻動畫冊，亦如電影分鏡，揪心有時，悵惘有時，最後跟隨祖母與作者，融入沈默的靜禱。